小坐一下

□ 彭 晃

人生总有一些时光,是属于小坐的。

汪曾祺读书的屋子里就挂着一条“无事此静坐”的横幅。其实,“无事”太过遥远,“静坐”更是奢侈。如此,不妨小坐一下,稍坐片刻。

什么是小坐?像一只黄鹂,坐于树枝;像一朵白云,坐于远山。没有那么多规矩,只是走累了,停一停。没有那么乏味,从容的那一刻,身边、眼前、耳旁,风月无边。

心澄静,人生何处无风月?在繁忙之处停一停,也能“小坐蒲团听落花”。

小坐是将身心交付给自然的过程,纵觉田野、小院遥不可及,我们至少能小坐在寻常巷陌,感受生活的火花。

小坐在冒热气的小摊前,匆匆忙忙的人都变得雾蒙蒙,认真生活的人们好像都罩着一层圣光。

小坐在巷子口,看见清晨是爷爷的小推车拖来的,车里满是蔬菜,小轮一颠簸,整片叶子的水珠就滚在了地上。

有时候,小坐一下,不仅为眼前的风景,更为和我们一起看风景的人。风月、山河,不一定能抵过一杯凉茶、一碗热汤。“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漂泊的人掰着手指计算下次团聚的时刻,终于,佳节将至。一个人不妨坐下来,与家人亲戚通一个电话、连一段视频,聊聊近况,报喜或报忧。人生在世,孑然一身未免太孤独。血浓于水的亲人难以相见,那么平日相约的朋友就是自己选择的家人。

《点绛唇》里写:“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苏轼独自斜坐在胡床上,从窗里望去,楼外青峰层叠绵延。本以为无人陪伴,但峰间明月和耳畔清风能被我独揽,好不宁静自在。忽然,朋友“哒哒”的马车一来,惊扰了静,却带来了乐。

我们向往如王维“独坐幽篁里”一般潇洒。面对外界纷扰,岿然不动。心中自有明月,自能弹琴长啸,放声高歌。在这一方境地,平心静气,处变不惊,完全掌控小坐的一刻,享受片刻归隐的安宁。

独坐是拥有独属的时空,在思绪万千时,不如让它随行,“行到水穷处”。思绪无路可走时,索性就让心灵“坐看云起时”,看那淡淡的云悠哉漂游。片刻过后,脑中缠绕的麻线会解开,烦闷爬下紧锁的眉头,心事渐渐清晰起来,甚至拨开了久困自己的迷局。

很多时候,静坐难,闲坐也不易。不妨就小坐一下吧,因为在生命的日复一日中,需要有那么一刻的喘息,有那么一刻的欢喜自在。

校园钟声

□ 戴永瑞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几乎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小学校。学校规模不大,一般有学生几十人,设立复式班,也就是在一个教室里,有两个或三个年级的学生一起学习。学校条件简陋,窗户大多用塑料纸蒙着,课桌是用一条长木板搁起来充当。小操场面积小,晴天里,会铺上一层厚厚的尘土,雨天里,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泥操场。就连学校作息发信号的电铃都没有,都是就地取材,能发出声音就行。

我们小学校先是用口哨发出声音,代替铃声。但口哨容易丢失,仅仅用了一个多月就废止了。后来,老校长找我的父亲想办法,当时我父亲担任村里机工辅导员,主要管理抽水机的修理与维护,身边废弃的铁料较多。校长说明来意后,父亲随手给校长一块方方扁扁的铁板,已经呈现黑色,还间杂红色的铁锈。他又找了一个小铁锤,当着校长的面,敲着铁板,发出“当当当”的声音,声音清脆响亮。校长捂着耳朵,咧着嘴笑了。后来老校长用一根铁丝,将“铁钟”挂在走廊下的房梁上。之后,学校无论上课、下课,还是放学,信号干脆明确。

钟声穿越了整个村庄,也给村民们带来了方便。比如,上午上第二节课的钟声,“当当”“当当”敲响了,烧午饭的时间到了。人们就停下手中的活,忙着淘米洗菜了。不久,家家的烟囱里开始升起缕缕炊烟来。下田干活的,听到“当当当”、“当当当”,知道学生放学的时间到了,自己也要洗尽腿上的黑泥,收工回家吃饭了。在田地里,熬不住热浪,或者经不住劳累的,就不住地嘟囔着,学校的钟声怎么还不响呢?莫不是老师忘记了?

是的,也有老师忘记的时候,因为学校没有专职打钟的,全是由老师自己来做。学校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每天都安排了值班老师打钟发信号。但学校里的钟表如果停了,值班老师就无所适从了,只能估摸着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有时一节课时间要长些,有时又短一些。

星期天,小铁锤是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的。我们溜到学校玩,抬头看到那个奇怪的铁板,居然闻到了上面带着铁锈的金属味道,心想这样的玩意怎么能发出声音,想着想着,心里面就会长出一只手来,要去够那块铁板,所以我们跳着,甚至人骑着人都够不到,只能去找来树枝去敲打,但发出的声音“笃笃笃”,却没有钟声的清脆洪亮。又捡砖块向它投掷,铁块会转动起来,发出沉闷的声音。那些大个子同学有自己的办法,他从家里找来铁器,不停地敲击,“当当”“当当”“当当当”……在田里干活的老校长很生气,红着脸发火,明天找这些猴子,要狠狠批评。

周一早上,我们见到走廊里有很多断裂的树枝、破碎的砖块散落一地,心就砰砰地跳,生怕老师找到我们,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天。

但不管怎样,小学校的钟声一直正常地响起,一直穿过村庄,穿越云层,随着岁月的河流悠悠远去,到达我们未知的去处……

碎片里的智慧光芒

□ 覃慧瑕

在考古界,有这样一个人人都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在器皿的碎片中,最大片与次大片的重量比是16:1,而次大片与最小片的重量比也是16:1。据此,考古学家们能将凌乱不堪的碎片拼接到原处,让那些价值不菲却不慎破碎的旧器皿重新焕发出原有的光泽。

发现这一规律的是丹麦科学家雅各布。

一次,雅各布无意中打碎了家里的一只花瓶,心疼不已的家人发现,出去倒碎片的雅各布久久没有回家,后来,家人在实验室里找到了他。只见雅各布面带微笑地将碎片一块一块夹到秤上,然后仔细地纪录着每一块的重量。他发现重量在0.1-1克之间的碎片最多,1-10克之间的居次,而10-100克之间的碎片最少。他还发现,面积不同的碎片之间,重量比始终徘徊在16:1左右。

这一发现,令雅各布兴奋不已,他又接连摔碎了家里的其他几个花瓶,结果,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就这样,被考古界奉为圭臬的规律被雅各布无意中发现了,他也因此名声大振。

生活中,像打碎花瓶这样的小事人人都曾经经历过,但未必人人都能发现蕴含其中的道理。一颗细致和善于观察的心能帮助我们获得意外的发现。就像雅各布,他在摔坏的花瓶中找到了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碎片,凭借的便是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

楼顶的月光

□ 明伟方

月光静静地洒在八层楼楼顶,洒在七张年轻生动的脸上。几十个空啤酒瓶作醉状地东倒西歪着,伤感的吉他声在那座陌生的城市上空盘旋……

那是1986年的中秋节。我们武汉工业大学机设86级519寝室的七个大学新生,刚刚结束一个月的军训生活,爬往高高的宿舍楼顶,喝酒、谈心、赏月。无尽乡愁随酒精一起在全身扩散,绵绵思念像月光一样洒满天空。

年龄最小的许斌来自宁夏青铜峡,长着一副可爱、调皮的娃娃脸。第一次远离故乡,远离父母,来到遥远、陌生的南方城市,很不适应,偷偷地不止哭过一次鼻子。尤其是,由于地区差别,他的高考总分比我们低几十分,很怕学习跟不上。住在他上铺的黄先泉来自广东,学习基础特别好。黄先泉当场承诺在学习上将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两个只认识了一个多月的兄弟,在月光下,紧紧相抱。

张力是我们中的老大哥,来自小兴安岭的伊春,典型的东北小伙。他给我们讲发生在莽莽林区的一个又一个新鲜故事。伴随着他的叙述,东北松子、榛子特有的香味仿佛穿过遥远的夜空,弥漫在我们周围……

王森煌来自福建莆田,大海是他的故乡,“海里出生,海里成长。”他浓浓的乡音,常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那晚,在我们的喝彩声中,他用闽南语给我们演唱了那首鼓舞人心的”爱拼才会赢“。

刘栋明来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他如诗如画地给我们描绘广袤的大草原、神奇的蒙古包、飘香的奶油茶。

徐友军来自鱼米之乡的湖北鄂州。他给我们讲美丽的梁子湖,讲”武昌鱼“的前世今生……

只有我,来自武汉市郊的汉阳,算是唯一的本地人。我给他们介绍武汉三镇的划分,讲高山流水的故事,讲武汉的豆皮、热干面……让他们对这个将要度过四年的城市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月沉星移,转眼,三十六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个子许斌如今落户在美丽的舟山群岛,学习用功又特别喜欢锻炼的黄先泉在广州京珠高速做高管,张力在大连有声有色地经营着一家制造公司,王森煌在老家开了一家资产评估事务所,徐友军在一家大型上市国企工作。遗憾的是,毕业30多年,一直没能联系上刘栋明。

又近中秋,当年519寝室的同窗好友,你们是否还记得那年的中秋节?记得大学母校校园?记得那年见证我们友谊和乡愁的楼顶月光?

从前的米

□ 王太生

从前的米,真香啊,煮一锅米粥,还有一层薄薄的米油。有个朋友跟我谈到从前的米,肠胃蠕动,肚皮咕咕作响,眼神中流露出恋恋不舍。

想回到古代,做一介耕夫,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裤管卷到大腿,手扶一架犁铧,跟着一头水牛屁股后头,深一脚,浅一脚,趟在水田里翻犁,那些经过雨水浸泡的软泥,“吱吱”地从脚缝里挤出。朋友回头一望,他的老婆正袅娜地走在弯弯的田埂上,手挎一只竹篮,里面摆着酒和茶,给他送饭来了,朋友一激动,一屁股跌坐在湿漉漉的秧田里。

从前的米,用铁锅烹煮。大米煮饭,小米熬粥,角色定位,分工明确。要说从前的米,还得说从前的稻。

从前的稻,长在从前的秧田里。从前,在我的家乡,出产红稻米。遥想先民当年,稻田如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江下游冲积平原,气候湿热,土壤肥沃,适宜稻子的生长,隐隐的地平线上,红稻米喷薄而出。

从前,父亲在粮店做会计,售出的小纸牌上写着:粳米伍斤、籼米伍斤。秤粮的,在头顶上的一根木质管道里,哗啦一声放米,再通过一个注口将米倾出,我看见一个老大爷,颤巍巍地,扛走半袋米。

粳米是大米的一种,米粒椭圆,丰满肥厚,呈透明或半透明,质地硬而有韧性。籼米,细而长,米色较白。

从前的米,一年一熟,不施农药化肥,长得也慢,产量不高,都属于精耕细作。煮出来的饭,香喷喷的。我在海南吃过一年二熟的米,煮出来的饭,吃在嘴里糙糙的。

《红楼梦》里有胭脂米。第53回庄主乌进孝进贡的红帖上,有“御田胭脂米二石”;第75回,贾母问有稀饭吃些罢,尤氏早捧过一碗来,说是红稻米粥;贾母接来吃了半碗,便吩咐将这粥送给凤姐儿吃去……

明朝的张岱说,“天落水做饭,白米变红,红米变白。”古人煮饭讲究,要有好水。

在乡村,遇一老农,擦拭着脸上的汗,挑着一付担,得意地对我说,在我们乡下,其它东西没有,只有一样:吃米不用愁。老农捋着花白胡须告诉我,你们城里人,吃的都是粮库里,经过几年周转的陈稻碾出的米,我们吃的是自家种的新米。临别时,老农背着一袋米,非要送给我带回城里。

从前的米,在磨坊。小时候,街坊邻里有个驼背杨二爹开磨坊。附近的人,用箩挑来稻谷,黄灿灿的稻谷,倒在一口圆形大石舀,人站在一块槽墩上,左脚实,右脚虚,虚悬着的那只脚,一脚一脚地踩着,深一脚,浅一脚,圆柱体的大木棰,七上八下,重重地砸落下去,磨坊不时传来“扑通、扑通”沉闷的舂米声。

还有一头驴,杨二爹将它蒙上眼罩,驴拖着两片大石磨,一圈一圈地原地来回跑。磨成的面粉,从两片石磨间倾泻而出,杨二爹驼着背,跟在驴屁股后面,将米不断地倒入石磨的注口中,节奏不疾不徐。

磨坊里,站着擦拭汗水,扶扁担的人。磨坊里,尽是高矮胖瘦的草帽布衣,磨坊是民间。

从前一个要饭的,身上背一只瘦长的布口袋,要饭菜,也要米。现在的职业乞丐,只要钱,不要米。

一把米,可以煮一锅粥,敷衍出一家老小,风生水起的生动吃饭场景。

从前的米,是苍生。想到从前的米,我还想到一个稻草人,穿着朋友的旧衣裳,站在稻田里。

守望

湿漉漉的晨雾
笼罩着陡峭的山崖
在屹立的歪脖子树旁
他挥动着一块石头
敲响残缺的锄头
这是上课铃声
充盈着泥土的气息
他撑着拐杖蹒跚地
走向粗糙的三尺讲台
一口乡音普通话
打开晶晶亮的眼睛
先教一年级语文
再教二年级数学
最后一节课上体育
从小右腿患麻痹症
丧失了许多的欢快
如今他只能用单腿跳绳
额头闪烁着晶莹的汗珠
一个人的坚守
送走日月星辰四季时序
唯一不变的是他天天清晨
总要亲手升起五星红旗
和祖国的未来 （何铜陵）

低处

低些再低些,抵到泥土的位置
看庄稼成长,花果飘香
低些再低些,抵到地平线
抵到脚踏实地,实事求是
低些再低些,抵到人民中间去
去看看,体验他们的生活
低些再低些,在低处才会发现真正的温暖
低些再低些,抵到什么都能看到的地方 （罗全兵）

坡上

坡上,埋着祖母的一身病痛
和她还没有唠叨完的絮语
现在,祖母头枕一片宁静
只有一群红薯
拥着祖母
撒着娇地一天天长大
父亲的耕锄
一不经意把沉睡的记忆打破
祖母红薯白米粥的香
流了我的一下巴 （李安宁）

秋事

年复一年,季复一季。窜了个头,稳了步履。不再担心手脚短,不再害怕屁股蹲。能在凹凸不平的田野里奔跑,更能拾到好几篮子的麦穗子。

光阴,总是让人猝不及防。看得出来,爷爷已背不起沉实打捆的麦子,就连在麦田里的每一步行走,都显得小心翼翼。佝偻的脊背,像极了熟透的麦子,将头弯向了大地。

我开始担心起来,担心不知在哪天,爷爷也会和麦穗一样,掉进泥土里。爷爷却说,别怕,还有下个轮回,还有新的样子。 （杨 靖）

安放明月

中秋夜,在两次心跳之间
安放我,外加一轮明月

光色醇厚
洁白在四处流溢,像
一曲清唱,唱香
桂花

想想——
吴刚伐桂,玉兔捣药
想想800多年前,辛弃疾
折得三两枝桂花
插在小窗上,开始写下
金戈铁马

而神话是吴刚的
历史是辛弃疾的,我只有
一座小院
三两株落叶的杂树
安放我
简单质朴的一生

落叶拍肩,像亲人,用尽乡愁
陪我同月光握手言和 （高桃芝）

城市通

用一辆摩的
算是驶离了山村的困苦

他乡的路门清
甚至大家不屑的小道,新添的坑洼

却渐渐模糊了老家的门牌
生疏了土话,陌生了去往甘蔗地的田埂

无法言说的疲惫租住的床知道
总是跳过回拨最亲的号码手机知道

然而城市最终未能叫出他的名字
和清明回家他把叔爷叫兄弟一样尴尬

无需计较。城市通最后不一定就是城市人
和农村通不见得为了农村梦一样现实 （韦桥送）